



何實平

應著名播音員董浩相邀，我來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接受訪問。

北京重要的機關很多坐落在北京西長安街，後來因為各種原因陸續搬離，只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自成立那天起，一直凜然屹立在京城重要區域的重要位置，寸步不移，由此可見它的重要，因為它是「喉舌」。

廣播電台大門沒有傳達室，站着神情嚴肅的持槍武警。董浩已在門口迎候，笑着向我招手，但警衛不放我進去，原因是董浩開的「入門條」時間超過了五分鐘，必須回去保衛處重開。董浩是電台的知名播音員，每天在這個大門出出入入，警衛不會不認得他，但仍然要依法辦事，董浩也一點脾氣沒有，笑說，請我等一等，老老實實回去重開。還沒進大門就看出廣播電台的確與眾不同，不由另眼相看。

當年解放區有三大電台。邯鄲新華廣播電台也稱晉冀魯豫廣播電台是其中之一。邯鄲新華廣播電台建於1946年，機器設備是繳獲國民黨誤投的兩部美製導航機，發電機是舊汽車頭，燃料是上山砍樹燒成木炭。1946年9月1日，電台正式播音。1947年3月29日晚，邯鄲新華電台忽然收不到來自陝北



興國

雨後在一處山邊的岩石上，看到一隻蝸牛在緩緩上行，觀察了好一會才離去。在觀察時，想起蝸牛雖然有直直向上行走的能力，但移動卻是緩慢至極的。就像香港的無殼蝸牛。族慢買房子一樣，要長時間儲蓄，更要長時間分期付款才能得之，那過程也是漫長得很的。

同時想起的，是《莊子》說的寓言：「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這寓言寫於二千多年前；但人類為了得到資源，卻從未停止過爭地，伏屍何止千萬？

白居易在《對酒》詩的其二中，說：「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蘇東坡的《滿庭芳》詞說：「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幹忙。事前皆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



范舉

美國繼波音737出現安全事故之後，美國出售給日本的F35隱形戰機又再出現安全事故，造成了可能訂單減少的局面。

本來，美國最好的隱形戰機就是F22戰機。馬力夠大，火力又強，唯一的缺陷是製造成本太高，令美國的國防開支捉襟見肘。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改變了策略，美國認為不應該單獨承擔太多的軍費，應該讓美國的盟國、特別是歐盟和日本購買更多的美國先進的F35隱形戰機，互相攤分軍費，要點是所有的F35隱形戰機都可以接入指揮的電腦平台，共同享用敵方的情報，並且共同協調電子干擾系統，協同作戰。

換句話說，美國重新返回亞太，最大的特點就是美國要利用盟國的所有武器裝備，協同美軍作戰。美國花最少的軍費，盟國大大增加武器開支，為美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美國可以做大做軍生意。在這樣的設想之下，F35隱形戰機要大大減輕飛機本身的重量，減少引擎的推進力，降低了空中格鬥的能力，重點加強對地面的設施的摧毀能力，因此，F35要加強隱形的能力，並且配備上遠距離的導彈系統，在敵機或者反導彈系統未發現F35隱形戰機之前，就可以先發制人進行攻擊。這種想法，完全是適應了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這樣的局部戰爭的需要。

在這樣的戰略思想指導下，F35隱形戰機的研究費用大約是四千億美元，把所有美國最先進的電子作戰的、長程導彈的技術，都塞到了F35隱形戰機上面，將來的各國大量採購，銷量達到七千架，美國又推行戰爭政策，又能夠在飛機上面大賺一筆。特朗普總統覺得洛歇馬丁公司定出的價格達到一億多美元，實在太貴了，他下了死命令，F35隱形戰機的價格，一定要降低到一億美元以下。限米煮限飯，馬丁公司唯有削減了許多飛機試驗的程序，降低材料的標準，盡快交出F35隱形戰機。五角大樓的監管官員，所有的場合，都一定追問馬丁公司如何降低成本，不允許提高價格，雙方的關係弄得很僵。

去年，美國看到了中國的殲20戰鬥機面世，而且服役了，更加感到壓力，認為美國及其盟友的F16、F15已經大

咽喉地帶

電台的聲音。為了不中斷播出，立即決定以陝北延安的波長播出《兄妹開荒》唱片，然後反覆呼叫「陝北新華廣播電台」，保證來自延安的電波不中斷。

為保證電台安全避免敵人破壞，電台遷到一個小山村沙河村。把電台安置到村中一個地主庭院，馬上開始工作。房後的五孔舊窯洞，西邊是播音室，東邊是機器房。從此，真理的聲音，紅色的電波，繼續傳播在中國的萬里長空。當時轉戰陝北的毛澤東，為了迷惑敵人，不停撰寫文稿，新華總社和陝北新華廣播電台的重要新聞和評論，初稿寫出後，要用密電發給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審定後再發回播出，這些重要文件決定通過解放區三大電台，極大鼓舞了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信心和戰場上百萬解放軍官兵的鬥志。

新華廣播電台後來又轉至石家莊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播音。1949年3月23日，新華廣播電台光榮完成歷史使命，奉命停播，發射機運往北平，隨中共中央一道轉移到北平。新中國成立後改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至今。

編劇要不停從生活中吸取故事，觸發靈感，這段廣播電台「大門口」的經歷，經過改編，構成人物、情節，寫進我的新電影，成為一段有意思的橋段。

蝸牛

盡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兩位大詩人用的都是莊子的寓言來說出人生的體悟，可惜世人有此體悟的不多。

蝸牛古稱是贏，自古就有食用記載。像《禮記》便記有「主婦蠶於房中，薦蝸醢」一事。南北朝時的名醫陶弘景更從食用蝸牛的经验中，得知蝸牛的味道，以及在醫療保健上起的作用。

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便引進法國蝸牛作推廣飼養。如今在餐館吃到的蝸牛，都是飼養出來。蝸牛經過烹調之後，柔嫩之中，又有嚼勁，是吸引食客喜食的特色之處。無殼蝸牛，望屋興嘆之餘，除了品味詩人的體悟之外，看來也只能咀嚼一下蝸牛了。

F35隱形戰機出事原因

大落後了，必須盡快換上新型的F35隱形戰機，要求馬丁公司加快交貨的速度。其實，F35隱形戰機的引擎系統、供氧氣系統、自動控制的電腦軟件系統，仍然有很多毛病沒有解決，需要進一步試驗才可以徹底完善。現在沒辦法了，唯一一邊交貨給日本，且同意日本可進行組裝F35隱形戰機，日本有掌握美國軍事技術的野心，當然全力以赴。

事實上，日本製造的引擎配件，質量並不合格，安裝的工藝也不夠水平，引擎在試驗飛行的時候會出現過熱的現象，2017年、2018年日本的F35A隱形戰機，分別出現了空中引擎故障，不能不緊急降落的事故。事實上，2018年美軍的F-35戰機因為燃油管問題而墜毀一架，停飛5天後復飛，不到10天就發現另兩條燃油管也有問題，再次下令停飛檢修。原因是飛機引擎太高溫了，燃油管質量未能達到耐高溫的水平。

另外，F-35戰機對飛行員的供氧系統，也會間歇出現問題，讓飛行員感到有窒息的感覺。如果因為缺氧，飛行員就不能很好控制飛機。日本的F-35戰機出事的飛行員講了一句「軍事演習不能進行了」，立即再沒有進行通話了，這說明當時出現了飛行員身體不適或者引擎出現了奇怪現象，不能再飛行下去，需要緊急處理。但是緊接着飛機就墜毀了，現在日本只能找到一部尾翼的碎片，其它的部分和飛行員的屍體沒有找到。飛行員的座位都設有彈射裝置，緊急時一按掣，立即可以跳傘逃生。沒有找到屍體，很可能飛機在空中爆炸解體了，飛行員也變成了肉醬，所以找不到屍體。

這種情形，多半是引擎出現了問題。中央電視台分析說，美國關島的B52戰略轟炸機立即起飛到了日本的青森縣的上空戒備，美日立即採取保護現場的措施，很害怕其它國家的海軍撈取飛機殘骸。B52戰略轟炸機的作用，是要作出警告，美國已經作出了戰略戒備，你們不要打什麼主意。黑盒最為重要，裡面包含了分析事故的各種數據和現場的飛行員的說話。如果有人公佈出來了，好像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一樣，那就是最糟糕的局面，全世界的盟國都不敢再購買美國的F-35戰機，美國幾千億美元的開發費用就化為烏有了。



馬亞偉

我喜歡把書上的文字叫做「紙上花」，素潔淡雅，墨香芬芳。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癡迷於這些美麗的紙上花。

我的案頭、床頭，都擺滿了書，隨手抓起一本，就可以像一隻蜜蜂鑽入花海一樣，沉醉不知歸路。記得很小的時候，我讀到魯迅先生關於讀書方法的話：「必須如蜜蜂一樣，採過許多花，才能釀出蜜來，倘若盯在一處，所得的就非常有限，枯燥了。」當時以為，這便是世上最生動的比喻了，那麼詩意和浪漫。一隻蜜蜂，徜徉在萬花叢中，且行且歌，不僅欣賞了美麗的風景，還能釀成甘甜的蜜來——多麼幸福的事！

人讀書不就是這樣的過程嗎？紙上花朵芬芳，一行行，一頁頁，一本本，花開繽紛，姿態萬千，可以由你撒着歡兒地徜徉其間。字裡行間，墨香飄逸，如同花香一樣沁人心脾，讓人神清氣爽，樂而忘憂。採集百花的過程，是在豐富和提升自己。久而久之，我們也會有自己的創造。用文字抒寫和表達，釀出蜜來，是水到渠成的事。不管是採集的過程，還是釀造的過程，都讓人沉醉。

文字是一個個精靈，在紙上開出最美的花。沉浸在書的世界，你會忘記一切煩憂，讓靈魂得到淨化和昇華。閱讀的妙處想必每個愛讀書的人都會體會過，沉浸在文字營造的城堡裡，到處流光溢彩，美麗的文字，精妙的思想，一切都是那麼美。紙上的百花園，繽紛絢爛，多姿多彩。那些文字，有的像牡丹一樣富麗，有的像蘭花一樣清雅……文字背後，是不同性格卻同樣真誠而智慧的靈魂。

有人說：「讀書吧，不讀書只活一輩子，而讀書的人能活三輩子——前生、今世和未來。」的確是這樣，因為這些永不凋謝的紙上花，我們可以與那麼多古今中外的人思想交流，靈魂碰撞。閱讀使我們的生活半徑得以拓展，思想境界得以提升，人生真的因此厚重豐富了許多。

情迷紙上花，讓我找到表達的出口。世事起伏，歲月蒼茫，總有一些東西沉澱在心裡，我想用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希望有一天自己的文字也能紙上開花。多年裡，我寫了很多文字，把它們種植在紙上，雖然開出的花微小，但感覺是自己用心釀造出的最甘甜的蜜。生活中，每每有所感觸，我都會拿起筆寫下最真誠的文字。文字花開，幸甚幸甚！我想，到了老，我還會迷醉紙上花，如一隻不知疲倦的蜜蜂，飛在文字的花叢中，流連忘返，隨性自在。情迷紙上花，一生醉逍遙。情迷紙上花，整個生命都是美麗芬芳的。



付秀宏

雨最值得品味的地方，是落在瓦上，落在泥土中，落在小河裡，然後落在我們心裡。

清明聽雨，愈聽愈覺得，雨是心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聽出雨的深味的人，才不會太世俗。「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我一下迷醉張志和《漁歌子》的那種煙雨迷濛的意境。戴着青色的箬笠，披着綠色的蓑衣，沐浴着斜風細雨坐在船上，久久不願回家。詩人在聽雨，聽得如癡，他要在濕潤的空氣中深呼吸、再呼吸，把心脾都要染綠；他要聆聽細雨與江河的一次長談，把自然的律動納為知己。

大地靜靜地躺着，像一張床；雨落下來，落到種子心裡，就像落到孩子的夢裡一樣。「雲青青兮欲雨，水瀟瀟兮生煙」，李白把青青雲天、濛濛水面的「等雨來」境界寫絕了。雨未落，霧先至，極像主演還未上場，伴舞已把情氛鋪墊。一滴雨的一生，就是一團水氣雲煙的傳奇，由無數個雲遊的日子堆砌而成。

雨是一顆一線，夢是一幀一冊，因為風，因為雲，因為追夢，雨充盈着豐滿的觀念。雨落到大地上，把追夢的觀念灌輸給植物，植物雖然不會跑，但通過吸吮雨水的營養和雲天的閤壓，身姿也跟着嫵媚起來。人在聽雨的時候，能走入植物的內心深處，便可以看到樹的滴翠、花的婉約是從雨幕裡來的。雨停的時候，去看草莖，去摸樹葉，可以發現葉瓣上還停留新亮的水露，那一顆一顆黯淡地坐在一起，非常恬淡，它們說的話，一定與心靈有關。

記得台灣影星林青霞非常喜歡聽雨，尤其對「雨打芭蕉」那樣的秋夜婉約意境迷之甚深。日後，她戀愛時那種纏綿的情感，執着的追求，無不透着婉約之風。林青霞性格中多愁善感以及脆弱的一面，幼年時便已現端倪，她小時候哭起來沒完沒了，一哭便是一兩個鐘頭，無論誰來勸誰



小蝶

今屆競選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的其中兩位候選人都來自香港劇壇的。第一位是奪得是屆最佳配角獎項的袁富華，另一位是潘燦良。

我近年花了很多時間在觀看舞台劇之上，甚少有空看電影，卻湊巧都看了袁富華的《翠絲》和潘燦良的《逆流大叔》，同時為他們的精彩演出喝彩，證明他們積累三十年的演戲經驗並沒有白費。

我首次看袁富華的演出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吧？那是中英劇團的戲寶之一《嬉春酒店》。他在劇中飾演一名愛穿長衫馬褂、總以戲曲腔口說話的四名女兒的父親馬行田，與飾演男主角陶花暉的李鎮洲大鬥戲法。這兩名活寶都是好戲之人，叫台下觀眾笑得打跌。由那個時候開始，我便記着「馬行田」。

多年之後，我認識了袁富華，叫了他一聲馬行田。當時他好像不太知道我在叫什麼，可能他一時間沒有記起自己多年前曾演過一個角色的名字吧。那次我與他暢談甚歡，我對他的演藝工作有進一步了解，知道他一直

情迷紙上花

我喜歡把書上的文字叫做「紙上花」，素潔淡雅，墨香芬芳。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癡迷於



余宜發

如果你問我，去過日本多少次？我其實去過很多次，但去的地方來來去去也只有三個，包括東京、大阪及北海道。如果以數量來算，當然東京是第一位，而且已經數不到多少次，但大阪只去過四次，北海道僅有一次，而每個地方也有它們的特色。

很好笑，我有一個經常一起到日本旅遊的女性朋友，她說：「只要站在日本街頭，已經覺得很滿足，就算沒有目的地逛街或到處遊覽，都已經很開心，所以就算我陪伴着你看男裝衣服店，也沒有關係。」有時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甚至到了日本之後，也會跟自己說：「我已經在日本了，愉快心情立刻湧上心頭，但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可能因為自己很喜歡這個地方，吃喝玩樂也很適合自己。」

不過如果數到哪一個日本地方自己最喜歡？當然一定是東京，我也曾經找尋原因。我有以下的結論，包括東京的熱門旅遊地方，都分佈在不同的地區，就好像新宿、原宿、池袋、涉谷等等。而大阪方面，大致分為三個最多旅遊人士到的地方，包括梅田、心齋橋及難波。而且這一次再到大阪旅遊，更加會覺得，有點麻煩，太多錯綜複雜的路，特別這個城市的特色，就好像梅田這個區，大多數的大型建築物或是購物商場，也是由一些橋樑連接起來，你總會覺得不斷要來來回回，上上落落，才去到想去的地方，其實已很方便，但對於我來說，就是不喜歡這種設計形式，所以不太喜歡這個區。但也有很多旅遊人士喜歡到「心齋橋」及「道頓堀」遊覽，這兩個區的特色就是一些商店街，兩旁有不同的店舖，而且食肆林立，選擇多樣化，不過亦因為這個是旅遊區的關係，如果晚餐時候，一定大排長龍，而且人頭湧湧，如果你怕多人的地方，這個區可能你不太喜歡。

所以如果要我選擇到日本旅遊的話，我還是喜歡到東京，有時可以到其中一個區遊覽一整天，雖然也不斷地走來走去，用了很多腳骨力，但也是在同一個區遊覽，也不用不斷看着地圖，如何找到想去的地方，結論就是，因為可能自己不太熟悉大阪這個地方，所以選擇東京的話，便會得心應手。但我相信，跟我之前提到的女性朋友一樣，只要去到日本這個國家，就不期然地開心起來，所以對於我這個人來說，如果要是找尋快樂，可能就要飛到這個地方旅遊，獎勵一下自己。

不好意思，我已經很想再出發去這個地方，不過已經沒有太多假期。還是要努力工作，不可太亂花費，畢竟每次出外旅遊也花費不少，你我一同努力，期待下一次的旅程。

聽雨連天人夢來

來哄，都沒用，媽媽拿她沒有任何辦法。因此，她長大後演的影片感人至深。

無論時光走得有多遠，雨總要下，總要落，舊雨如夢，新雨賞心，聽雨總有一種離愁和幽怨在其中。雨就是淚，淚就是雨。懷想故人，往往憑寄雨聲傳深情，悼念與落雨、聽雨脫不了關係。站在窗前聽風呼呼吹、聽雨嘩嘩下，心裡那份雨天的傷懷，淺了深了，然後交織在一片寧靜的詩情裡。

多少個夜晚，我曾凝視過那因夜雨而變得使人眩暈的夜色；多少個雨季，我聽到從嫩秧田裡飄來的濕潤的泥土清香。如果秋天的雨不大，我會在雨地裡奔走，讓雨絲溫柔地撲打在臉上，雨水順着臉頰流淌着，這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如果雨突然大起來，我會加快腳步跑到屋簷下，並不高，看着雨，聽着雨。

歲月無邊，人生有涯。讓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裡，擁有自己聽雨的經歷，珍惜自己能聽懂雨的話語。不要讓似水的感覺沒入泥土，不要辜負這份感情，因為這是大自然的心靈密語。少年聽雨聲，給我記憶最深的一次大雨，一次瓢潑大雨。那天下午放學後，我和小夥伴走在鄉野稻田的土埂上，給家豬打野菜。天上突然風起雲湧，雨很快就落起來了，雨點打在樹林上枝葉間，像鞭子一樣，樹木的頭頂劇烈地搖晃，我和小夥伴們鑽進路邊一個看瓜的草棚，雨水聲「嘩嘩」如注，連天扯地，很快爆滿了身邊的水果，渾濁而喧響。這時候，有一尾魚「潑刺」一聲跳起，水渠中翻着氣泡，大樹在雨中顯得青翠欲滴。

雨水聲，更多時是夏日房簷下的呢喃，溫暖也有冷峻，它不光是急驟的流水聲，還有「滴滴嗒嗒」的小鳴奏曲，有滋有味兒，像小孩兒在敲擊。雨水聲，對於簷口是一條又一條立着的擊打磚石的白練蛇，它以堅韌的耐心解釋一種哲學，如同偉人寫《論持久戰》的巨古寧靜。那份淡定、執着、空靈、韻味，說不出道不破。自然

滲入音韻間的童口味兒和滄桑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聽雨，最妙是帶顏色的江南曲，那青石板上有了丁香的淺笑，從曲折幽深的小巷裡流過來，許是西施或蘇小小曾憑欄聽雨的遠古感應吧。把故園吹成簫與笛，吹出文化深處的一絲恍惚、半縷清音和斜風細雨，裊裊移動，悲歡離合，似隱似現。點點滴滴的鳴奏，似乎要穿透人的前生後世。

夜闌聽雨，好像復活經年的往事，雨聲剝落清亮的外殼，碎裂了歲月深處的紅塵煙雲。處於宋元易代之際的蔣捷，面對國破家亡，江山易主，誓不仕元，過着隱居、漂泊的生活。他的《虞美人·聽雨》是南宋遺民的心路歷程和人生經歷。「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蔣捷晚年寓居僧廬之地，聽雨憶往，悲莫大於無聲。在更遙遠的舊時光裡，晚唐詩人李商隱在旅途中夜宿驛子亭中，聽得秋雨打枯荷，提筆寫道：「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雨點打在殘荷上，激惹了詩人的心弦，訴諸筆端，於是雨聲就在千年時空裡餘音裊裊。「留得枯荷聽雨聲」是淒冷的，但回望夏荷葉若簞笠時，雨中聽滿塘的大珠小珠落玉盤，別有一番滋味兒。我曾將聽雨歸集為多種，玩皮的、寧心的、回憶的、淒清的、哀婉的、淡然的、高談闊論的、以茶煮雨的等等等。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會聽出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年齡閱歷，會聽出不同的品味。

季羨林在《聽雨》中，聽到了頭頂上的雨聲，想到麥田裡每一個葉片都張開了小嘴；葉廷濱的《聽雨》，聽到了時間的腳步，只是各人有各人的雨聲，有的是苞谷拔節的脆響，有的是綠草夢境般的纏綿；蘇軾如寫作《聽雨》，醉心於小樓上聽——雨打芭蕉的聲音，雨潤濕髮梢，最妙是夜雨瀟瀟，飄盪着清脆的歌謠。

聽雨連天入夢來，戶窗外，雨聲潺潺，心跡淡淡，天光水聲，悠悠然，映在一蓑煙雨間。

兩位最佳男配角

在默默耕耘自己在演藝圈的園地，他對戲劇的執着亦令我非常欣賞。多月前，他憑《翠絲》打令哥一角獲得金馬獎的最佳男配角，我衷心為他高興，因為他多年來的努力得到回報，亦令到更多人認識這名好演員。

個多月前，我觀看一個舞台劇，在劇院大堂與一名友人傾談時，忽然覺得身旁站着一人。我轉頭望過去，原來正是袁富華給我一個驚喜。我對着這位金馬獎得主尖叫，大家開心擁抱。他告訴我他自獲獎後，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來回謝朋友的祝賀，可見支持他的人甚多。上星期，他又憑打令哥一角奪得香港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相信他起碼又要再花一個月的時間回謝祝賀他的朋友了。今年一定是袁富華收成的一年。大多數人都只知道他奪得兩個電影獎項，卻未必留意到他在舞台上的成就——他上星期才在香港舞台劇獎的頒獎台上獲頒最佳男配角獎。我相信他日後定會劇影兩忙。

至於另一位角逐本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的潘燦良則是舞台上的明星，其演出屢獲香港舞台劇獎提名，他亦多次獲得最佳

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的獎項。他的演技向來是我所欣賞的，無論是什麼角色，似乎只要交到他的手中，都能產生絕佳的效果。

這次他角逐的不是舞台劇獎，而是電影獎項。當我看畢《逆流大叔》後，立即給他訊息，表達我對他演出的欣賞。他在片中飾演黃淑儀一角只是一名營營役役的小人物，做人得過且過，好逸惡勞，一生人沒有做過一件大事，在都市內這類面目模糊的人不知凡幾。他唯一做過較特別的事情，便是被上司抓去參加公司的龍舟隊。但小男人卻有他的遐想，以為女教練喜歡他……潘燦良就有那份能耐，可以將一個毫不討好的角色演變成一個令人喜歡的人物。事實上，無論是他當年在舞台上塑造出來的《家庭作業》的壞蛋私家偵探何必達，或是近年在《謊言》中背妻與好友的妻子偷情的Michael，潘燦良都可以將一些面貌和行為並不討好的人物演得非常有趣味，令觀眾喜愛，這是需要很高的演戲技巧才能成事的。

雖然他這次沒有得到獎項，但在我心中，他早已拿到，與袁富華一樣值得獲得榮耀。